

林黛玉的悲劇

一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以千行的熱淚凝成了林黛玉，讀者也賠盡了眼淚去欣賞他的卓絕的創造。

不是爲了吝惜，讀者對自己身受的痛苦與不幸的遭遇所流的眼淚遠不及爲這位蘇州小姐所流的眼淚多。誰是第一次讀『紅樓夢』的，誰沒有爲這本書裏所寫的悲劇而淌過太多的眼淚！在任何文學作品裏，沒有一個主人公博得我們如許的同情的。茶花女的命運雖使我們無限關心，也只能引起我們深沈的嘆息，我們還和她隔了一層；祝英台

的故事雖使我們惘然興悲，也不致常鑿腦際，我們和她之間尚不是十分親切。林黛玉的悲劇所激起的感情就和這不一樣。她高興，我們就高興；她流淚，我們也要流淚；我們和她的脈搏同其跳動，她似乎成了我們第一個親人。

這種感情是難以解釋的：我們且會爲她而生嫉妬之心，看見寶玉和薛寶釵在一道，就會通體不愉快；看見寶玉和她躺在一起說着耗子偷香芋的故事，就希望那好景常在。一讀着她的故事，就忘記了自己，以百倍的關心守護着她。她『葬花詞』裏的每一句話也成了我們的心聲，卽算心情健康，讀她的「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之句，也會不期然而然地傷痛無已。當探春發起組織海棠社，衆美爭詠『海棠詩』時，我們看到李紈的評語：「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稿。」便似乎要怪這位大嫂子偏心，而與寶玉一樣感覺：「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一到讀及『林瀟湘魁奪菊花詩』，她所做的三首均賽過衆人時，我們才似吐了一口怨氣，也要拍手叫起「極是極公」來。

這還是林黛玉的黃金時代的故事。

物換星移，一到「歡樂幾時今哀情多」的時候，我們的心情便進入了極沈重的痛苦中。如置身泥潭，要掙也掙不脫！自王夫人抄檢大觀園以後，大觀園的極盛時代便已過去，『紅樓夢』的哀史便一步步向最高峯發展下去。緊接着抄檢之後，便是「異兆發悲音」和凹晶館聯詩的淒涼場面的出現。作者的匠心是無所不在的。他以最大的同情心，最超絕的智慧，寫這淒艷悲涼的詩篇。史湘雲是林黛玉的第二個情敵，他們之間會有過或明或暗的戀愛的鬥爭。渾厚如湘雲，在有一次寶玉示意她不要以戲子比黛玉時，也會說出如下的尖利話來：

「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原不及你林妹妹！別人拿她取笑兒，都使得，我說了就有不是！——我本也不配和她說話：她是主子姑娘，我是奴才丫頭麼！」寶玉還要辯解，誰知她說出更尖利的話來：

「大正月裏，少信着嘴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歪話！你要說，你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啞你！」

作者却在這裡把這兩個戀愛場中的悲劇角色放在一道，叫他們同嘗淒涼况味。結

果是吟出：「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詩魂」的不祥的詩句來。這是黛玉悲劇的進一步發展。這時候，讀者是說不出的悵惘。

以後，便是晴雯之死，元妃之病，黛玉的悲劇更成定局了。「感秋聲撫琴悲往事」，是寫這一時期的黛玉的事。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沈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杆兮涕沾襟。」從這位十七歲的姑娘的纖指上彈出的哀音，並不是一般千金小姐的無病呻吟。難怪妙玉聽到：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風因。感風因兮不可憐，素心何如天上月」的時候，會要訝然失色。黛玉在這里的忽作變徵之音，正是象徵她自己的命運！至此，每一個有心的讀者都已知道這位姑娘將不久於人世了，而禁不住鼻塞喉哽。

果然，悲劇的結局不久便造成了。接着，便是『顰卿絕粒』，『寶玉瘋癲』，『顰兒迷本性』，『焚稿斷痴情』到『苦絳珠魂歸離恨天』而收束黛玉的故事。這時候；讀者已不是鼻塞喉哽，不是一陣陣的悵惘，而是山洪暴發式的淚流如雨，碎裂心